



博雅语言
学教材系列

汉语词汇学导论

修订版

AN INTRODUCTION
TO LEXICS

许威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博雅语言学教材系列

汉语词汇学导论

(修订版)

许威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词汇学导论/许威汉著. —修订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
(博雅语言学教材系列)

ISBN 978-7-301-13367-5

I. 汉… II. 许… III. 汉语—词汇学 IV.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5740 号

书 名: 汉语词汇学导论(修订版)

著作责任者: 许威汉 著

责任编辑: 白 雪

封面设计: 张 虹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367-5/H · 193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334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9 印张 336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前言

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来的,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发展的基础。王力谈到古代汉语的学习时说“古代的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都要学”,“以词汇为主”,“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要放在词汇上”(《谈谈学习古代汉语》163页、16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陆志韦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指出“语音、词汇、语法这三方面最麻烦的是词汇问题”(1955.10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讨论会”的发言)。吕叔湘说“汉语史研究中最薄弱的部分,是词汇研究”,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力量跟这项工作的繁重程度很不相称”(《吕叔湘文集》第4卷,38页、288页)。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和教导对进行汉语词汇学探究着实重要,笔者也备受启迪,且对此感触尤深。笔者结合长期以来的教研体会,不断累积词汇学资料,深入剖析说理,撰成“汉语词汇学导论”书稿,是为投石探路。

全书分述“叙论”、“词”、“词汇”、“词汇学”、“词义”、“词语的运用”,从字面看来,与现有同类的词汇学书并无二致,但内容多具特色。同类书作未曾提及或少提及的酌加展示,或详人之所略,或略人之所详。与汉语词汇学科多有相关者,虽小亦录;少关涉或关系不密者,虽大亦弃。避作泛谈,力戒增设新旧框架与代号公式,或说理故作高深而例说捉襟见肘。参用群书语料或例说,盖以己见,以理明之。

本书先后述例有复出者,一方面是笔者对同一现象在不同的场合要求作典型有效的选用而不加避复;另一方面是内容重要特一再强调,自度虽复无妨。本书《词汇学导论》可与拙著《训诂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九次印刷)对照参考,使相得益彰。

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杜若明、白雪先生的锦注和指点引导,不胜蒙感,谨此致谢!不少资料的查核,幸得孙女许芳协助,顺此说明。本书不妥或失误之处,祈读者赐教是幸。

许威汉

2006年金秋

目 录

叙论 / 1

- 一、汉语名称的由来 / 1
- 二、汉语的特性 / 1
- 三、汉语的分支 / 2
- 四、汉语词汇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又是年轻的学科 / 4
- 五、汉语词汇中的特殊表示法 / 17

第一章 词 / 21

第一节 词是什么 / 21

- 一、古人对词的认识与说解 / 21
- 二、今人对词的认识和说解 / 26
- 三、为什么对词的认识和说解难以准确 / 28
- 四、进一步认识和说解词的几点提示 / 28

第二节 词与非词 / 31

- 一、区分词和字(这里指语素) / 31
- 二、区分词和词组 / 33
- 三、审察语素汉字和复合词的理据 / 35

第三节 词的构成 / 40

- 一、述要 / 40

二、单音节词及其特点 / 41

三、复音节词及其特点 / 45

四、复音词的产生主要是应词汇内部调节需要 / 51

五、复词构成的最早探讨 / 55

第四节 词的虚实 / 57

一、实词 / 57

二、虚词 / 63

三、词虚实的分辨 / 66

四、杨树达虚词力作(《词诠》)示范 / 67

五、注意复音虚词 / 76

六、注意古今差异 / 77

七、词与信息论、符号学 / 79

八、词孕育范畴胚胎 / 83

第二章 词汇 / 85

第一节 什么是词汇 / 85

一、词汇与民族文化 / 85

二、今人对词汇的认识与说解 / 88

三、词汇和词不能画等号 / 88

四、词汇受语法支配 / 88

五、词汇在语言中的结构层次 / 89

六、词汇、语法、语音相互渗透,交错反映 / 90

七、词汇规范化及面临的新挑战、新发展、新检验 / 92

第二节 各时期汉语词汇的主要特点 / 98

一、甲骨文时期词汇的主要特点 / 98

二、西周金文所反映的词汇主要特点 / 100

三、春秋战国时期词汇的主要特点 / 100

四、从秦汉到隋代词汇的主要特点 / 102

五、唐宋词汇的主要特点 / 103

六、近期词汇的主要特点 / 104

第三节 词汇体系 / 105



一、词的内部形式的联系 / 107

二、词的外部形式的联系 / 110

三、词的构成形式的联系 / 113

第四节 词汇成分 / 119

一、汉民族的共同语 / 119

二、成语的来源和特点 / 122

三、典故的形成和运用 / 128

四、别具一格的歇后语 / 132

五、外来语的吸收 / 135

六、谚语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词汇成分 / 145

七、敬语、谦语、委婉语——特殊词汇成分 / 146

第三章 词汇学 / 164

第一节 词汇学的历史前奏 / 164

第二节 国外学者汉语词汇学先期研究的实用目的及科学信息 / 166

第三节 近代重要论著对词汇学研究的启示 / 167

一、两部名著的零珠碎玉 / 167

二、其他若干论析的零珠碎玉 / 171

第四节 现代语言学家词汇学研究的新尝试 / 174

一、力求科学地系统地作分析 / 174

二、将词汇规范化提到新日程 / 179

三、促进了词汇研究四个变化 / 180

四、承继已有认识进一步观察 / 181

第五节 词汇学及其研究范围 / 181

第六节 汉语词汇研究的独特性 / 182

第七节 汉语词汇研究的现实性 / 183

第八节 目前汉语词汇研究的迫切任务 / 185

一、对词汇学独立分科研究要有总体性认识 / 185

二、要建立词汇学的基础理论 / 186

三、具体分析语料,深入揭示规律 / 186

四、提倡严谨学风 / 187

五、重视科学方法论 / 187

第九节 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生气勃勃 / 188

第十节 近代汉语词汇学研究春意盎然 / 188

第十一节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成果喜人 / 192

第十二节 古汉语词汇综合研究承前启后 / 196

第十三节 词汇学与诗律学 / 203

第四章 词义 / 215

第一节 词义和语义 / 215

第二节 词义和语音的关系 / 216

第三节 怎样掌握词义 / 218

第四节 词义的概括性与客观性 / 218

第五节 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 / 220

第六节 词义的继承、充实与深化 / 223

第七节 词的概念义、联想义、社会义 / 223

一、概念意义 / 223

二、联想意义 / 224

三、社会意义 / 225

第八节 词的本始义、引申义、假借义 / 226

一、本始义 / 226

二、引申义 / 227

三、假借义 / 230

第九节 词的多义、同义、反义 / 232

一、多义词 / 232

二、同义词 / 235

三、反义词 / 241

第十节 词的释义 / 247

一、释义与义界 / 247

二、义界区别于定义 / 248

三、说解的多角性 / 248

四、多方面结合 / 250
第十一节 整理总结前人词义研究成果 / 254
第五章 词语的运用 / 263
第一节 意义的选择 / 263
第二节 声音的选择 / 270
第三节 多多积蓄词汇 / 272
第四节 注意词汇规范化 / 274
一、吸收方言词的规范 / 274
二、继承文言词的规范 / 274
三、吸收外来词的规范 / 275
四、生造词、破裂词的规范 / 275
第五节 为读者着想 / 275
第六节 从写作实践中提高用词能力 / 278
一、多练习用词 / 278
二、多请教别人 / 282
参考书目辑要 / 284

叙 论

一、汉语名称的由来

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汉语的前身是华夏语。华夏族是以进入中原(即中土、中州,最早指今河南省一带,后来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甚而指整个黄河流域)的炎帝族和黄帝族为基础不断融合周围的其他部族发展起来的。汉族、汉语的名称都是后起的,是从国势强盛影响巨大的汉朝而得名的。汉语主要是汉族的语言,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交际工具。它是汉藏语系(一般认为包括四个语族,各语族又含若干语支)里最主要的语言,是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几千年来华夏语不断融合别族语言逐渐丰富发展起来成为今天的共同语——汉语,境外有称汉语这一汉民族共同语为华语(即华夏语)的,名异实同。与共同语相对的是方言,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方言经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构成了不同方言区,各区方言本出一源,所以语音有对应规律,语法基本一致,词汇有许多共同点。方言与共同语并存。共同语内部语音统一,语法一致,词汇不断吸收方言成分、融入外来成分而日益丰富。

二、汉语的特性

汉语的特性,要而言之,一是元音特别占优势;二是以声调为词汇成分;三是语法构造以词序、虚词为主要手段;四是词汇复音化并进而遏制语素汉字字量。有此理解,对汉语许多现象的认识才会有理论支持。

汉语特性的体现,通常提到的只限于前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的特性,最初由笔者在1990年北京大学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语言学研讨会开幕式上作主题发言时提出(收入《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得到了俞敏等多位老先生的肯定。会后,众多与会学者就此

观点与我进行了讨论。随后笔者撰写了《汉字与汉语的适应性》一文发表于《宏观语言学》(英国,1993.3),正式提出这一“汉语的特性”。(收入拙作《汉语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页)。文中吸收了吕叔湘先生汉字是语素文字的观点,并以王力先生“汉字与汉语单音成义特点相适应”的论述为理据,予以详细论证。

“词汇复音化并进而遏制语素汉字字量”的主要论证是:汉语词汇日益丰富,主要表现在复音词的大量增多上(复音词剧增,这是汉语词汇丰富发展的主流,是由汉语孤立语这一语言类型所决定的)。复音词绝大多数是利用已有的汉字所记录的语素(词素)形成的。假定代表语素的汉字三千,形成双音节复词就会有近九百万之多(依盛九畴文统计)。再假定代表语素的汉字六千(占《新华字典》所收的字的四分之三),那么所能形成的复词将无法统计了。这样,汉字职能高效发挥,以有限的汉字记录难以计数的词,充分收到以简驭繁之良效。汉语单音词发展为复音词,往往易于类比辨别。“以‘羊’字为例,在汉语中认识一字便可认出‘羊’族有关的字,如‘公羊’、‘母羊’、‘羊毛’等。英语里羊总称 sheep,公羊 ram,母羊 ewe,山羊 goat,羊毛 wool,羊肉 mutton,等等。”(美国纽约州大学唐德刚语,转引自《编译参考》张文中译)当然,各民族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上述例说,决无掺杂语言优劣论因素。唯愿汉语第四个特性能经过历史检验、逻辑检验、实践检验而得到真理性的证明。学海无涯,识力有限,有不妥未备之处,幸同行学者有以教之。

三、汉语的分支

汉语从时代上着眼,可以分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其间还可以划分出近代汉语)。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发展的基础,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发展来的,而词汇发展最快。尽管有些成分消亡或变易,而汉语整体是永远地发展演变着的。

古汉语发展演变中形成两个支流:文言文和古白话。周代和周代以前所遗留下来的书面语,秦代至汉初的某些书面语,大致是和当时口语相近或相一致的。汉初以后,各时代文人的书面语逐渐脱离了当时的口语,成为一种特殊书面语。这种特殊书面语就是文言文。从汉末魏晋之后到“五四”前,还有一种与口语基本一致的书面语,这就是古白话。文言文与古白话是古代汉语的两个分支,但彼此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汉代以后的文人写文章喜欢用秦汉以前书面语里的词汇、语法成分和行文格调,真正和口语一致



的书面语语料保存下来不多,这势必使文言文长期占统治地位,人们便拿文言文统指古代汉语。可是不同时代的汉语毕竟是一种语言,后来的文人写文章,一面仿古,一面不由自主地或不知不觉地把当时口语的某些成分用到他们所写的文章里去,这就使文言文综合了各时代语言成分。越到后来,不仅积累了当时口语里的词汇和语法的某些成分,而且积累了历来许多时期口语里的词汇语法的某些成分。比如“椅”是六朝以后常用的口语词,唐宋时便视为俗字(六朝以前席地而坐,六朝以后才有了用为倚靠的坐椅)。宋代欧阳修撰《五代史记》就用了“椅”字;“椅子”则是加口语语法成分“子”,丁渭《谈录》便取用“椅子”。欧阳修是第二次古文运动的主导者,仍不免使用当时的口语。唐代韩愈曾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是第一次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但他笔下却也出现当时的口语词“爹”。“爹”是汉末出现的北方称呼父亲的方言词(荆土方言亦有此称)。“爹”最初是少数部族羌族语词,汉末传入汉语北方方言;东晋以后随着北方士族大量南迁,南方人也有称父为“爹”。韩愈《祭女挈女文》中出现的“阿爹”,“阿”也是汉末一流行的口语语法成分。(“子”是后缀,“阿”是前缀,出现很早,可见非现代才有。)从“爹”这个词看,它既是口语词,又是方言词,还是少数部族语词。韩愈、欧阳修都是力倡古文的主将,而他们写的文言文中居然也还掺入口语词,这就证明文言与白话之间并未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同时代的汉语毕竟是一种语言,文言文与古白话也毕竟是一种语言,其间交错渗透是势所必然。至于白话书面系统的形成,在汉代已发其端绪,往后的《世说新语》的“半文不白”则继端绪而益滋(呈过渡状态),逮及唐宋以降已蔚为大观。这也就是说,古白话语体,始自汉魏,渐成熟于晚唐五代。大多数佛经译文(经文为使民间易懂,力求用口语或接近口语的成分翻译外来词语)、变文俗讲、各种语录以及后来的话本、小说、杂剧和南戏剧本等,都属于古白话系统。也有一些介于文言与古白话之间的,如较为通俗的诗、词、曲等。由于历史上文言文占统治地位,很多文章是用文言写的(不排除综合有古白话因素),我们要继承文化遗产,弘扬社会主义文化,就不能不懂文言文了。好的文言文,议论酣畅,内容丰富,辞藻优美,技巧娴熟,文法严密,也是我们学习的雅范。不说别的,“诞辰、逝世、矛盾、同盟、频繁”等文言词,早在古汉语里出现,今天还是日常用词。翻开报纸,这类词层出不穷。其他书刊不乏佳作,文言词语目不暇接,他们都很有表达效果。文言词语的基本词是汉语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丰富词汇宝库创造新词的不竭源泉。

四、汉语词汇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又是年轻的学科

(一) 从古老的学科观察

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就语言而论,主要是汉语。前面提到,汉语属汉藏语系,同中国境内的藏语、壮语、傣语、侗语、黎语、彝语、苗语、瑶语等及中国境外的泰语、缅甸语等都是亲属语言。因为是“亲属”,词语的借入借出就是常见现象了。近代、现代的不去说它,上古的就已叫人费解。比如《楚辞·天问》“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作革、射革”各家注释不得其要,今考凉山古彝文文献单音词𐎧,今读 gi,音与“革”近,义为灭绝;“作”刘盼遂视为“祚”之假借,“祚革”即“享祚短”,句意是:为什么后益灭绝而夏禹的后代反而昌盛兴旺?为什么后羿那样善射而寒浞(zhuó)与纯狐等人能够勾结起来把他吞灭?(参《中国民族古文字》中陈士林说,转述其意,未直录其文)由此可以看出彝楚共同成分。还有,“《老子》、《淮南子》等著作中多楚语”(同上),楚语中既有“通语”,又有少数部族语,还有方言土语,这主要反映在词汇上。加上同一词同音假借,更增加索解的难度。(近年出现地下文物楚帛,文字难确解,内容近似谈哲学思想,正又提出研析新课题。)其他如“有的词,形似契丹语而实为汉语;有的词,汉语、契丹语参半。”“有些词为蒙古语、女真语与满语所共有。”因此历来词义解说聚讼纷纷。章太炎、王国维等有识之士十分重视这些现象。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逐字解说东巴文形、音、义,章太炎作序评为研究东巴文之先导。王国维也有《蒙古札记》撰述。

这样看来,认识汉语词汇问题,也得兼顾少数民族语(部族语)的渗透交错问题,放宽视野,俾有益于析疑解惑。

集中从汉语词汇学上透视,“在语言学的三大部门里,从中国古代语言学发展历史来看,词汇学创始得最早,可是后来没能发扬光大。”(《方言校笺及通检·罗常培序》)。

人类最早的古代文献的考释,是语言词汇研究的重要一环。我国语素文字创造之后,在先秦诸子语言论出现的同期,对古文献的解释也开始了。孟子所见《书经》有“洚水警余”这句话,孟子解释说“洚水”便是“洪水”,就是实例。文献解释是文化延续的必然步骤。文献解释的核心是词义,文献词义是语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古文化信息的结晶。

早期文献解释常伴随着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而出现。

首先,借词义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比如《论语·颜渊》



叙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又比如《孟子·滕文公》叙述夏、殷、周三代的田赋名称不同:夏叫“贡”,殷叫“助”,周叫“彻”。孟子解释说:“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孟子以“彻”解释“彻”,是用一个常用的意义解释一个不很常用的意义。“彻”的常用意义是“通”,孟子说的大意是,“彻”系天下通法,不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助”是“凭借”的意思,公家凭借人民的力量耕种公有土地。孔、孟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是通过词义的解释来实现的。

其次,借字形的解释来阐明哲理或政治主张。比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叙述郟之战:楚国打了胜仗,潘党劝楚王建筑军营,积尸封土,以显示、夸耀自己的武功。楚庄王不同意这样做,在长篇谈话中特别提到“武”字的形体是从“止”从“戈”,说只有停止干戈才够得上称“武”。

再次,辨析近义词以明哲学含义。比如《老子》:“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夷、希、微”是哲学上的术语,一般人不大了解,《老子》加以辨析,明其哲学含义。

综观上古时期的语言研究,可以断言,语素文字的创造(笔者认同邢公畹的见解:语素汉字的创造,表明汉人祖先“对自己所说的语言进行过萌芽状态的,然而却是奠定基础的 language 科学的分析”。《语文现代化》1990.9,103页),先秦语言论的出现,文献解释的开始,无疑是我国语言研究处于萌芽阶段的标志,研究的中心都离不开词及其意义。

先秦时期,语言还没有独立分科进行系统的专项研究。到了两汉,语言研究形成了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工具性学科。汉以来,传统文化兴发了训诂学;中古外来文化促进了音韵学等韵学的诞生,从而带动我国语言学全方位的研究,加速了汉语词汇学的发展与探讨。

“训诂”是对语言,主要是对古代语言作解释,训诂学,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语言研究中具有综合性和实用性特征的人文性很强的应用学科。训诂学研究的核心是词义,而又兼及语言其他现象。

汉代训诂学兴盛有其缘由。西汉开始,古文、籀文已经成为“古董”,篆文也渐被简化了的隶书所代替;加上去古渐远,古音古义也不为一般人所能理解,需要注解才行,这样就必然促进了训诂学的研究。训诂学兴盛除汉语自身因素外,也与经学盛行、学术积累、文化发达以及训诂学家不懈的努力分不开。训诂学兴盛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注释书大批涌现。这在《汉书·艺文志》里有详细记载。训诂学兴盛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通释语义的训诂学专著也开始出现,那就是《尔雅》、《方言》、《释名》、《说文解字》的问世。《尔

雅》成为训释词义的专书之祖,《方言》成为比较方言学的前驱,《释名》开语源学的先河,《说文解字》奠定语素文字的汉语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书评采王力说)要是没有汉代人的训诂实践和理论探索,后世训诂学的发展要困难得多,古代传统语言研究的传承会深受影响。

凡此,正多糅合着汉语词汇学的初期形态,可见汉语词汇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也正如罗常培所说,汉语“词汇学创始得最早”。但是为何“后来没能发扬光大呢”?这有社会的原因,也有学科自身述说欠周的原因。此处先以《尔雅》为例,而后兼及他书。

《尔雅》作者众说纷纭,黄侃归纳众论,分为三说,其中一说是欧阳修认为《尔雅》是秦汉之际学者纂集传注而成,罗常培同意此说。《尔雅》名称的叙述,黄侃也归纳众说为三点:“尔雅”是诸夏的公言,即所谓“近正”之意,《尔雅》据以命名;《尔雅》是经典的常语;《尔雅》是训诂的正义,其实三者密切联系。且所谓“公言”“近正”是依政治中心为界划认定,非一般意义上的“公”与“正”,毋使认识失误。殷朝建都黄河以北,周朝建都则在陕西,用的都是河北土语,《尔雅》是诠释当时的土语。《汉书·艺文志》有言“《尚书》直言也”,又说“读尚书应用尔雅”。直言就是当时的白话土语,而读《尚书》应用尔雅,可证《尔雅》即为诠释当时土语之用。尽管是土语,毕竟代表一方的语言,可为研究先秦词汇和阅读古籍的重要参考书和工具书。虽然《尔雅》归类、编次、内容上有重复乃至错乱之处(在宋代列为十三经之第十二经以前便已如此,成为经书之后,近千年来便不好改动;犹如《孟子》很多字被人改动过,列为经书后便不更动,有人说《孟子》是“俗字的渊藪”,终积非成是),但在中国语言学史上仍有重要地位。它足以显示古汉语词汇的丰富,揭示了研究我国词汇和词义上各种现象的端倪。

注释《尔雅》的,自东汉至晋,有刘歆、樊光、李巡、孙炎等 10 余家,而流传到现在的,只有晋代郭璞的《尔雅注》,宋代邢昺《尔雅疏》与郭璞注合为《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本)。清代研究《尔雅》的人很多,成就最大的是邵晋涵和郝懿行两人。邵晋涵的《尔雅正义》着重校正文字,采录古注,以古书证《尔雅》,对郭注邢疏有所补正。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着重以声音贯穿训诂,用“因声求义”的方法破除文字障碍,探求词源,成就大大超越前人。王念孙还作《尔雅郝疏刊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现当代徐朝华的《尔雅今注》、胡奇光及方环海的《尔雅译注》用语体文(即白话文)为《尔雅》注、译,加标点符号,在新时期作出又一贡献。

关于《尔雅》内容及其分类,今本三卷,按训释内容分为十九类,今依胡



奇光、方环海《尔雅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简表列示(原“词语”更为“语词”,删表后“综合性辞书”):

尔雅	释诂、释言、释训	普通语词	百科的 名词
	释亲	人的家族关系	
	释宫、释器、释乐	人的日常生活	
	释天	天文	
	释地、释丘、释山、释水	地理	
	释草、释木	植物	
	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	动物	

两千多年来,治《雅》叠起,仿《雅》竞兴,增补《尔雅》或仿照《尔雅》体例编写的书不少,它们都以“雅”字命名,其中最早的一部是旧题孔鲋撰的《小尔雅》,是《尔雅》的续作。此后“雅”书迭出,蔚为大观,成为“雅学”。当代赵世举“秦汉时期的雅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雅学”、“唐宋时期的雅学”、“元明时期的雅学”、“清代时期的雅学”以及今人雅学之作一一搜罗,竟达六十余种之多。拙著《二十世纪汉语词汇学》(书海出版社,2000年)22页至33页已详列并作简介,这里不再赘述。

综览历来雅学,有其共同的局限性。其中最突出的局限,是缺乏一般与个别的辨异。语言研究重在归纳,也重在辨异。《尔雅》的归纳综合工作做到了,辨异工作则全然没细做。况且归纳综合也是粗线条的,有嫌勉强凑合。这是古文献中常见的通病。比如一翻开《尔雅》,首先入目的是“释诂第一”开头的一条:“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始”只说明共性义,未明区别义。我们得看郭注(“注”原义是像水灌注,使通,用来表示解释古书,后来有写成从言的)、郝疏(“疏”是疏通文理,也就是汉代的注简略不易懂而加以疏通)。仔细点,还得兼看本条最后的“箴”(“箴”本来是一种小竹片,读书时随手记录心得体会系在相应的简上备参,后成注释一种,寓“箴识zhì”之意;郑玄解《诗》以毛亨“传”为据,有所补益不与“传”杂,称《郑箴》),更仔细点,还得查《说文》、《广雅疏证》之类。由此可解:“始”,《说文》:“女之初也”,从女,台 yí 声。其他则是初,裁衣之始;哉,草木之始(借为“才”,“才”《说文》谓“草木之初也”,写作才);首,人体之始;基,筑墙之始;肇,开户之始;祖,人之始;元,即首,也作人体之解,又解天地之始;胎,生命之始;俶,动作之始,或解善事之始;落,木叶坠陨转而复生之始(落向反面转化);权舆,草木萌芽之始(“权舆”借作“藹藹”,也写作“灌渝”,联绵词,意为萌、梦)。

这样,“孟春百草权舆”(《大戴礼·诂诂篇》)的“权舆”意才明白,即植物生长之始。“释诂第一”的第三条:弘廓宏溥介纯夏旡庞坟遐丕奕洪诞戎骏假京硕濯汙宇穹壬路淫甫景废壮冢简筍阪陞将业席,大也。近四十个字用一个“大”来解释。其区别义,即便极简易出之,也应是:弘(广大)、廓(宽大)、宏(广大)、溥(水大)、介(体大)、纯(厚大)、夏(屋大)、旡(大)、庞(石大)、坟(大土堆)、遐(远大)、丕(宏大)、奕(高大)、洪(水大)、诞(说大话)、戎(扩大)、骏(马大)、假(大)、京(高丘)、硕(体大)、濯(盛大)、汙(广大)、宇(扩大)、穹(高大)、壬(盛大)、路(大)、淫(过大)、甫(美大)、景(广大)、废(大)、壮(人体高大)、冢(坟墓高大)、简(大)、筍(草大)、阪(大)、陞(大)、将(壮大)、业(大版)、席(宽大)。其中多数可明区别义,难言明区别义的也有相当一部分。《尔雅》只表述词义类聚性,而用在不同场合,则有其多元性,从时间地域考察,还有历时延展性和地域延展性。区别一般与个别,这是辩证原则,也是逻辑思维方法,不对古人苟求,但得看清这一事实,不与一般辞书相提并论。只是《尔雅》所集的语词是汉语词汇学宏构的始基,后世的雅学也只在原有始基上扩展生发,成不了词汇学大厦。其所以如此,也正是缺乏辩证原则和逻辑方法而难以形成理论综合的气候。不但《尔雅》,其他相关语言学科也有相类似的(音韵学、等韵学受外来影响另作别论)。说来话长,不便尽述。一言以蔽之,古人大都徘徊于直观的认识和说解,虽占有语料,只能把握个别而不能把握一般,只能把握现象而不能把握本质。要有切实的理性认识,必须有对客体的直观进行抽象的理性思维,并进而使客观的具体经过科学抽象实现主观认识的具体,确立理论支柱,施用于实际,经得起历史检验、逻辑检验和实践检验而得到真理性的证明。现在我们无法看到具有一定价值的理性认识在《尔雅》及其探究的历史投影。面临这一事实,“发扬光大”难乎哉!

发扬光大之难有其自身原因(包括作者及其研究者),还有社会原因(包括渊源和背景)。汉代崇尚经学,以诠释词义为核心的“训诂”由此兴起。训诂是治经的手段,通经是训诂的目的,训诂学(笔者按,“训诂学”这个学科术语是近人才提出的)最大的局限是“崇古”,长期沦为经学的附庸。后来范围扩大,也不过限于“明古”。先秦的字(词)义,几乎成为训诂学者唯一的研究对象。就连东汉问世的《说文》也循途继轨,作者许慎也被誉为“五经无双许叔重”。汉代以董仲舒为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有其他建议)为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家经学为正统的先声,由是通经的目的决定了崇古的局限,尊经与崇古密切联系。当时限定“诸不在六艺之